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史 通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2.4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通/ (唐) 刘知几撰; 黄寿成校点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7. 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68-8

I. 史… II. ①刘… ②黄… III. 史学理论-中国-唐代 IV. K092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11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杲	千金兰
学术指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苹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
学术策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

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

责 任 编 辑 王越男

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

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

出 版 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
发 行 处 辽宁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 沈阳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5

字 数 149 千字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,000 册

定 价 8.0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... 在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费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唐代刘知几所撰《史通》，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。

这部著作之所以能产生于刘知几之手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，我国的史学研究已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。试看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可算史书的只有《国语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》（也就是《史记》）等12种，而且都附在六艺略中的《春秋》后面。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正式列有史部，著录多至817种。事情很清楚，史书多了，就需要有人出来评论得失，总结经验。第二，这位在唐高宗龙朔元年（公元661年）出生的史学家刘知几，在二十岁考中进士科后，做了十几年地方官和王府官后，从四十二岁起就开始充当史官，历任著作佐郎、左史、著作郎、秘书少监等史职，撰修本朝的史书——国史，直到玄宗开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逝世。因此《史通》的理论是从前人和刘知几自己修史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，所谓实践出真知这个道理，在刘知几撰写《史通》这件事情上充分得到了体现。

这部《史通》一共二十卷，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，外篇十卷十三篇，内篇中后来佚失了三篇，现在看到的共有四十九篇。其中内篇的〈六家〉、〈二体〉讲正史的体裁，〈本纪〉、〈世家〉、〈列传〉、〈表历〉、〈书志〉等讲正史的内容，〈论赞〉、〈序例〉、〈题目〉、〈断限〉等则从各个方面讨论如何写好史书，外篇的〈史官建置〉讲史官的设置沿革，〈古今正史〉评介先秦至隋唐的正史，〈疑古〉、〈惑经〉以下则是对史书的评议，包括对当时人们认为权威之作的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等书的批评。其中有很多理论，如认为史书“以实录直书为贵”，不能“饰非文过”“曲笔诬书”等等，在今

天看来仍旧是十分正确的,是应该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。

现在点校的这部《史通》,是以源出宋刻本的明万历五年(公元1577年)张之象刻本为底本,用通行的《四部丛刊》影印万历三十年(公元1602年)张鼎思刻本(校勘记中简称鼎)和清乾隆十七年(公元1752年)浦起龙的《史通通释》(校勘记中简称浦)为对校本,因为浦氏《通释》可能参考过宋刻本,文字上有很多可取之处。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黄寿成校点整理。

史通序录^①

唐凤阁舍人彭城刘子玄撰^②

长安二年，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会转中书舍人，暂停史任，俄兼领其职。今上即位，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，其兼修史皆如故^③。又属大驾还京，以留后在东都^④。无几，驿征入京，专知史事，仍迁秘书少监。自惟历事二主^⑤，从官两京^⑥，遍居司籍之曹，久处载言之职。昔马融三入东观，汉代称荣；张华再典史官，晋朝称美。嗟予小子，兼而有之。是用职思其忧^⑦，不遑启处。尝以载削余暇，商榷史篇，下笔不休；遂盈筐篋。于是区分类聚，编而次之。

昔汉世诸儒，集论经传，定之于白虎阁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，故便以《史通》为目。且汉求司马迁后，封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称通，其来日久^⑧。博采众议，爰定兹名。凡为廿卷，列之如左，合若干言。于时岁次庚戌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。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

史通序录 / 1

内篇 / 1

卷一 / 1

六家第一 / 1

卷二 / 7

二体第二 / 7

载言第三 / 8

本纪第四 / 9

世家第五 / 10

列传第六 / 11

卷三 / 14

表历第七 / 14

书志第八 / 15

卷四 / 23

论赞第九 / 23

序例第十 / 24

题目第十一 / 26

断限第十二 / 27

编次第十三 / 29

称谓第十四 / 31

卷五 / 34

采撰第十五 / 34

载文第十六 / 36

补注第十七 / 38

因习上第十八^① / 40

因习下第十九^② / 42

卷六 / 44

言语第二十 / 44

浮词第二十一 / 46

叙事第二十二 / 49

卷七 / 56

品藻第二十三 / 56

直书第二十四 / 58

曲笔第二十五 / 59

鉴识第二十六 / 61

探赜第二十七 / 62

卷八 / 66

模拟第二十八 / 66

书事第二十九 / 69

人物第三十 / 72

卷九 / 75

核才第三十一 / 75

序传第三十二 / 76

烦省第三十三 / 78

卷十 / 81

杂述第三十四 / 81

辨职第三十五^③ / 84

自叙第三十六^④ / 85

外篇 / 89

卷十一 / 89

史官建置第一 / 89

卷十二 / 95

古今正史第二 / 95

卷十三 / 108

疑古第三 / 108

惑经第四^⑤ / 113

卷十四 / 119

申左第五 / 119

校勘记 / 174

卷十五 / 124

点烦第六 / 124

卷十六 / 132

杂说上第七 / 132

卷十七 / 139

杂说中第八 / 139

卷十八 / 145

杂说下第九 / 145

卷十九 / 153

汉书五行志错误第

十 / 153

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/ 159

卷二十 / 164

暗惑第十二 / 164

忤时第十三 / 170

内篇

卷一

六家第一

自古帝王编述文籍，《外篇》言之备矣^①。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榘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书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传》家，四曰《国语》家，五曰《史记》家，六曰《汉书》家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之于后。

《尚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太古。《易》曰：“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”故知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至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其善者，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孔安国曰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璇玑铃》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以布节度^②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也。”惟此三说^③，其义不同。盖《书》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；故其所载，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直序人事，《禹贡》一篇惟言地理^④，《洪范》总述灾祥，《顾命》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
又有《周书》者，与《尚书》相类，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，凡为七十一章^⑤。上自文、武，下终灵、景。甚有明允笃诚，典雅高义；时亦有浅末恒说，滓秽相参，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职方》之言，与《周官》无异；《时训》之说，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斯

百王之正书,《五经》之别录者也。

自宗周既殒,《书》体遂废,迄乎汉、魏^⑥,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,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,昭法式,至于人理常事,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,取其美词典言,足为龟镜者,定以篇第,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,凡为二十六卷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^⑦,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,编而次之,以类相从,各为其目,勒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寻其义例,皆准《尚书》。

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,若君臣相对,词旨可称,则一时之言,累篇咸载。如言无足纪,语无可述,若此故事,虽脱略,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爰逮中叶,文籍大备,必翦截令文,模拟古法,事非改辙,理涉守株。故舒元所撰《汉》、《魏》等篇^⑧,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,公卿缺传,则年月失序,爵里难详;斯并昔之所忽,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书》,虽欲祖述商、周,宪章虞、夏,观其体制^⑨,乃似孔氏《家语》^⑩,临川《世说》;可谓画虎不成,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,良有以焉。

《春秋》家者,其先出于三代。按《汲冢琐语》记太丁时事^⑪,目为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:“疏通知远,《书》之教也”;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,与《尚书》同时。《琐语》又有《晋春秋》,记献公十七年事。《国语》云:“晋羊舌肸习于春秋^⑫,悼公使傅其太子。”《左传》昭二年,晋韩宣子来聘,见《鲁春秋》曰: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斯则春秋之目,事匪一家。至于隐没无闻者,不可胜载。又按《竹书纪年》,其所记事皆与《鲁春秋》同。《孟子》曰:“晋谓之乘,楚谓之梃杌,而鲁谓之春秋,其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梃杌,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!故《墨子》曰:“吾见百国春秋”,盖皆指此也。

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,乃观周礼之旧法,遵鲁史之遗文;据行事,仍人道;就败以明罚,因兴以立功;假日月而定历数,藉朝

聘而正礼乐；微婉其说，隐晦其文^⑬；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。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

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；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陆贾，其书篇第，本无年月，而亦谓之春秋，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
至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昔《春秋》^⑭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；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！

《左传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，而丘明受经作传^⑮。盖传者，转也；转受经旨，以授后人。或曰传者，传也，上传去声，下传平声。所以传示来世。案孔安国注《尚书》^⑯，亦谓之传，斯则传者，亦训释之义乎？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，信圣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
逮孔子云没，经传不作。于时文籍，唯有《战国策》及《太史公书》而已。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，乃追采二史，撰为《春秋后传》。其书始以周贞王，续前传鲁哀公后，至王赧入秦^⑰；又以秦文王之继周，终于二世之灭，合成三十卷^⑱。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至孝献帝，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，依附《左传》著《汉纪》三十篇^⑲。自是每代国史，皆有斯作，起自后汉，至于高齐，如张璠、孙盛、干宝、徐贾、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。其所著书，或谓之春秋，或谓之纪，或谓之略，或谓之典，或谓之志。虽名各异，大抵皆依《左传》以为的准焉。

《国语》家者，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既为《春秋内传》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

王,终于鲁悼公,别为《春秋外传·国语》^②,合为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内传》,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耀之徒,并申以注释,治其章句;此亦《六经》之流,《三传》之亚也。

暨纵横互起,力战争雄,秦兼天下,而著《战国策》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,合十二国,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策者,盖录而不序,故即简以为名。或云,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,因谓之《战国策》。

至孔衍,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,未为尽善;乃引太史公所记,参其异同,删彼二家,聚为一录,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,其所留者,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,终于楚、汉之际;比于《春秋》,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^③。始衍撰《春秋时国语》,复撰《春秋后语》,勒成二书,各为十卷;今行于世者,唯《后语》存焉。按其书序云:“虽左氏莫能加。”世人皆尤其不量力,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,自比于丘明者,当谓《国语》,非《春秋传》也。必方以类聚,岂多嗤乎!

当汉氏失驭,英雄角力。司马彪又录其行事,因为《九州春秋》,州为一篇,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,亦近代之《国语》也。

自魏都许、洛,三方鼎峙^④;晋宅江、淮,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,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,记其国事,为纪传者则规模班、马,创编年者则议拟荀、袁。为是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体大行,而《国语》之风替矣。

《史记》家者,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《五经》间行,百家竞列,事迹错糅,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,采访家乘^⑤,上起黄帝,下穷汉武;纪传以统君臣,书表以谱年爵,合百三十卷。因鲁史旧名,目之曰《史记》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,皆以《史记》为名。迄乎东京著书,犹称《汉纪》。

至梁武帝,又敕其群臣,上自太初,下终齐室,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其书自秦以上,皆以《史记》为本,而别采他说,以广

异闻；至两汉已还，则全录当时纪传，而上下通达，臭味相依；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于《夷狄传》。大抵其体皆如《史记》，其所为异者，唯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暉业，又著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，其断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仿《通史》^②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为一科，故以《科录》为号。皇家显庆中，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，南起自宋，终于陈，北始自魏，卒于隋；合一百八十篇，号曰《南北史》。其君臣流例，纪传群分，皆以类从^③，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，皆《史记》之流也。

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。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；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是隔。此为其体之失者也^④。兼其所载，多聚旧记，时插杂言^⑤，谓采《世本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等。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。此撰录之烦者也。况《通史》已降^⑥，芜累尤深，遂使学者宁习本书，而怠窥新录。且撰次无儿，而残缺遂多^⑦，可谓劳而无功，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
《汉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《史记》，终于今上；自太初已下，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，演成《后记》，以续前编。至子固，乃断自高祖，尽于王莽，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，勒成一史，目为《汉书》。昔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孔氏所撰，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，亦稽古之伟称。寻其创造，皆准子长，但不为“世家”^⑧，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自东汉已后，作者相仍，皆袭其名号，无所变革，唯《东观》曰“记”，《三国》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，而体制皆同。

历观自古，史之所载也，《尚书》纪周事，终秦缪^⑨；《春秋》述鲁文，止哀公；《纪年》不逮于魏亡^⑩，《史记》唯论于汉始。如《汉书》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；言皆精练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^⑪，无改斯

道。

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，盖史之流品，亦穷之于此矣。而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《尚书》等四家，其体久废；所可祖述者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二家而已。

卷二

二体第二

三、五之代，书有典、坟，悠哉邈矣，不可得而详。自唐、虞已下迄于周，是为《古文尚书》。然世犹淳质，文从简略，求诸备体，固已阙如。既而丘明传《春秋》，子长著《史记》，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。后来继作，相与因循，假有改张，变其名目，区域有限，孰能逾此！盖荀悦、张璠，丘明之党也；班固、华峤，子长之流也。唯此二家^①，各相矜尚。必辨其利害，可得而言之。

夫《春秋》者，系日月而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其事，形于目前；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至于贤士贞女，高才俊德，事当冲要者，必盱衡而备言；迹在沉冥者，不枉道而详说。如绛县之老，杞梁之妻，或以酬晋卿而获记，或以对齐君而见录。其有贤如柳惠，仁若颜回，终不得彰其名氏，显其言行。故论其细也，则纤芥无遗；语其粗也，则丘山是弃。此其所以为短也^②。

《史记》者，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^③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国典、朝章，显隐必该，洪纤靡失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若乃同为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，于《高纪》则云语在《项传》，于《项传》则云事具《高纪》。又编次同类。不求年月，后生而擢居首秩，先辈而抑归末章；遂

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，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。此其所以为短也。

考兹胜负，互有得失。而晋世干宝著书，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，其义云：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遗也。寻其此说，可谓劲挺之词乎？按春秋时事，入于左氏所书者，盖三分得其一耳。丘明自知其略也，故为《国语》以广之。然《国语》之外，尚多亡逸，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？向使丘明世为史官，皆仿《左传》也，至于前汉之严君平、郑子真，后汉之郭林宗、黄叔度，晁错、董生之对策，刘向、谷永之上书，斯并德冠人伦，名驰海内，识洞幽显，言穷军国。或以身隐位卑，不预朝政；或以文烦事博，难为次序。皆略而不书，斯则可也。必情有所吝，不加刊削，则汉氏之志传百卷，并列于十二纪中，将恐碎琐多芜，阑单失力者矣。故班固知其若此，设纪传以区分，使其历然可观，纲纪有别。苟悦厌其迂阔，又依左氏成书，翦截班史，篇才三十，历代褒之^④，有逾本传。

然则班、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。后来作者，不出二途。故晋史有王、虞，而副以干《纪》；《宋书》有徐、沈，而分为裴《略》。各有其美，并行于世。异夫令升之言，唯守一家而已。

· 载言第三

古者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职。盖桓、文作霸，纠合同盟^⑤，春秋之时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书》阙纪；秦师败绩，繆公诫誓，《尚书》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录。此则言、事有别，断可知矣。

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，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

至于《史》、《汉》则不然。凡所包举，务存恢博，文辞入记^⑥，